

論

四 攝

論

惟 悟

引 言

大凡是一個宗教，皆必有其教義以為基礎，人才以為棟樑。而后乃能矗立於世，不為狂風之所震撼，暴雨之所摧殘。觀於佛教之來中國，既非有武力作其後盾，恃勢凌人，所謂：「左手執經，右手執刀」。亦無有經濟為其先驅，加以利誘，所謂：「餌以糖果，使其馴服」。是即今之所謂文化侵略也。此佛教之東來斯土，只以一匹白馬馱經，兩個梵僧傳教；憑其一二人之苦行，千萬眾之支持，既無金錢，亦乏勢力。所謂喫飯尚須乞食，夜宿亦在樹下，其與今之洋教相比，真是苦樂懸殊！然而卻因其人之苦行，教義之淵深；所謂：「說法不有亦不無，以因緣故諸法生，無我無造無受者，善惡之業亦不亡」。僅以此偶為例，便足令此土儒者傾倒，外孔內佛，嚮往不已。如宋儒張方平曰：「儒門淡薄，收拾不住，皆歸於釋氏矣」。使王安石為之撫掌，歐陽修聞而氣餒，亦可見佛教之為何如矣。願有人又曰：佛法善誠甚善，教義圓融無比。所謂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足可壓倒一切宗教而有餘，將必為未來之新宗教無疑。第若以中國人言，其口常說大乘，其行實為權小，自度惟恐不及，度生卻欲迴避。譬如大乘教中所言之四攝，試問有誰敢作此想？亦欲如大寶積經曰：「又作菩薩名多髮，見有婦人喪其夫，晝夜思念不能捨，纏綿悽愴心發狂。菩薩爾時生慈悲，化作死夫言喪妻，漸漸教化彼狂婦，還令醒悟得本心」。觀此便知布施愛語容或可為，而利行同事將必永無。此佛教之不興，其咎不在於無人弘法，而在於有人執著。倘能如佛所謂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？則必立見佛日增輝，法輪常轉，尚何憂於大厦之將傾哉？用特不揣謬陋，分述於次：

一、布 施

考佛教之言布施，原分為三：一者以財濟人貧窮，二者以法啓人智慧，三者以無畏救人之苦，是即所謂三施也。此佛之說布施，實如墨子所謂：「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財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勸以教人」。如佛嘗謂：「財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」。又曰：「能施所施及施物，於三世中無所得，我等安住最勝心，供養一切十方佛」。此佛教之施，既無慳吝，亦不望報

。非如孔子所謂：「如有博施於人，而能濟眾者，堯舜其猶病諸」。使人生起嗟來之想，必不感恩。亦非如某教在港臺之所為，妄欲以金錢物質收買人心，作其鷹犬。亦不能令人心服，恩欲圖報。所以者何？蓋有粗之布施，必不能如金剛經所謂：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；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」。是知佛教之言布施功德，原以利人為主，不懷私意，不帶條件，其能感人，自不待言。如大寶積經曰：「我於往昔無量劫，為諸眾生求菩提，常行布施以調伏，捨離恩愛住正道。見諸眾生在有獄，輪轉生死五道中，慈念一切起大悲，是故求於菩提道；捨於愛子及妻妾，亦捨資財七寶等，壽命國土及大地，為求菩提佛智故」。觀此便知所謂布施，原有二義：一為自求佛道，一是拯救眾生，所謂菩薩以利他為自利，未有不先利人，亦能自利也。此四攝六度皆以布施為首，其旨便在施之於人，影響甚大，其功亦偉。常能使人銘感於心，無時或已，資助其道，有志竟成；其為方便攝受，自在意中。故布施之能攝人，即在其甚感激也。

二、愛 語

按佛教之言愛語，應有一個先決之條件，作為取信於人，庶不致使其懷疑。此即所謂一不妄言，二不綺語，三不兩舌，四不惡口。夫能如是，便必受人恭敬，令其信仰，引其學佛，自然甚易。如十善業道經曰：「若離妄語，即得八種天所讚法。何等為八？一口常清淨，優鉢華香。二為諸世間，之所信仰。三發言成證，人天敬愛。四常以愛語，安慰眾生。五得勝意樂，三業清淨。六言無誤失，心常歡喜。七發言尊重，人天奉行。八智慧殊勝，無能制伏」。是知人若離於四種口過，便如金剛經所謂：「如來是真語者，實語者，如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」。其對人感化之力，當必至深且重，安能不令其樂於聽從，攝歸於佛？譬如淨名經會說二事，以反證不知愛語之害。如其一曰：「唯，富樓那！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，然後說法。無以穢食，置於寶器。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，無以瑠璃，同彼水精。汝不能知眾生根源，無得發起以小乘法。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」。又曰：「唯，優婆離！無重增此二比丘罪，當直除滅，勿擾其心。所以

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。如佛所說：「心垢故眾生垢，心淨故眾生淨」。此維摩詰乃作愛語曰：「汝等已發道意，有法樂可以自娛，不應復五欲樂也。天女即問：何謂法樂？答言：樂當信佛，樂欲聽法，樂供養衆，樂離五欲，樂觀五陰如怨賊，樂觀四大如毒蛇，樂觀內入如空聚，樂隨護道意，樂饒益衆生……」。於是波旬告諸女言：「我欲與汝俱還天宮。諸女言：以我等與此居士，有法樂，我等甚樂，不復樂五欲樂也」。此爲最成功之愛語，錄之以告執著之人，所謂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者，或於佛法不無小補？故愛語能攝於人，即在其能善說法要也。

三、利 行

且佛教之言利行，是以其三業所起之行，利濟於人，不望報酬。使其銘感於心，永不能忘，常欲親近，皈依於佛也。良以人生在世，誰不欲其父母撫養，朋友資助，以便遂其心志，成於事業？雖極誇大之人，所謂不欲求於人者，亦必若遇三災普現，衆苦交煎之時，處處皆是苦惱，在在咸欲救濟。如古人所謂：「俟我后，後來其蘇」。若大旱之望雲霓，亦不是過。此淨名經曰：「無數億衆生，俱來請菩薩，一時到其舍，化令向佛道；經書禁呪術，工巧諸技藝，盡現行此事，饒益諸羣生。世間衆道法，悉於中出家，因以解人惑，而不墮邪見」。此言以世出世法化度衆生，不必拘執於己見也。又曰：「劫中有疾疫，現作諸藥草，若有服之者，除病消衆毒。劫中有飢饉，現身作飲食，令住無淨地」。此言以其身普救三災，不欲作小乘自度之行也。復曰：「一切國土中，諸有地獄處，輒往到於彼，勉濟其苦惱。一切國土中，畜生相食噉，皆現生於彼，爲之作利益」。此言不惟救於人類，亦欲拯諸三途也。又曰：「或爲邑中主，或作商人導，國師及大臣，以佑利衆生。諸有貧窮者，現作無盡藏，因以勸導之，令發菩提心。其有恐懼衆，居前而慰安，先施以無畏，後令發道心。見須供事者，現爲作僮僕，既悅可其意，乃發以道心。隨彼之所須，得入於佛道，以善方便力，皆能給足之」。此言以身利人，不辭一切勞苦，無一而不可爲也。故利行之能攝衆，即在其能令人感恩也。

四、同 事

至佛教之言同事，原以人與人能相親相愛，實莫過於同處一室，有無相助，疾病相扶。如俗所謂患難與共，富貴同享；日久自必親逾兄弟，恩同父母，雖不欲言聽計從，亦不可得。如淨名經曰：「雖爲白衣，奉持沙門清淨律行。雖處居家，不著三界。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，現有眷屬，常樂遠離。雖服寶飾，而以相好嚴身；雖復飲食，而以禪悅爲味」。此言雖爲俗人，實即菩薩也。又曰：「受諸異道，不毀正信，雖明世典，常樂佛法。一切見敬，爲供養中最。執持正法，攝諸長幼。一切治生諸偶，雖獲

俗利，不以喜悅；遊諸四衢，饒益衆生」。此言雖以世法爲用，仍不失爲佛道也。又曰：「入治正法，救護一切；入講論處，導以大乘；入諸學堂，誘開童蒙。入諸娑舍，示欲之過，入諸酒肆，能立其志」。此言度人不擇其處，凡有緣者皆同事也。復曰：「若在長者，長者中尊，爲說勝法。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斷其貪著。若在利和，利和中尊，教以忍辱。若在婆羅門，婆羅門中尊，除其我慢。若在大臣，大臣中尊，教以正法。若在王子，王子中尊，示以忠孝。若在內官，內官中尊，化正宮女。若在庶民，庶民中尊，令興福力」。此言其與內官同事，皆必化導羣迷也。凡此所引，可見人之與人，苟非與其和光同塵，便必不易濟度；又何況向欲出之苦海，引登於覺岸也。此六祖所謂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求菩提，猶如覓兔角」。奈何今世欲覓兔角之人甚多，所謂緣木求魚，實亦良苦！故同事之能攝人入佛，即在其常親愛也。

結 論

總之，佛教之言廣度衆生，其法雖多，要亦不出四攝。此始以其布施受惠，愛語悅人，利行知感，同事相愛。所謂「近水樓臺先得月，向陽花木早逢春」，其理正相似也。假如今世弘法之人，真能如其所謂：「利生爲事業，弘法是家務」。不以個人之得失爲念，只以衆生之苦樂爲心。如華嚴經曰：「不爲一己求安樂，但願衆生能脫苦」。並不怕拖泥帶水，墜坑落壑；一反其昔日之特殊化，變作其現代之負責人。如其不以住山爲高，離世作解脫；不列於四民之內，常思於遊方之外，坐着佛法式微，人民痛苦，亦不關心！而今卻欲如淨名所謂：「教化衆生，而起於空。不捨有爲法，而起無相。示現受生，而起無作。護持正法，起方便力；以度衆生，起四攝法」。其庶幾始不被外道認爲佛教不重宣傳，衲子常欲自度，任其是天崩地裂，國破家亡，亦難喚醒迷夢！所以始敢將四攝法盜去，我棄人取，恬不知恥！如其常以布施收買人心，愛語引起貪念，利行作諸不善，同事養成洋狗。譬如在其禮拜堂中之小醜，道風山上之巨奸，若以八德爲衡，均可罵爲無恥！所以者何？蓋古人嘗謂：「君子不欲盜泉之水，烈士不受嗟來之食」。今不幸我雖視爲敝屣，彼却認作國寶，竟將四攝用來反治於佛，寧不令人痛心！故今若欲重興佛教，便須改良制度，與其入山遁世，被人詬爲消極；蓋如移風易俗，猶能受其尊重。所謂：「不捨塵勞爲佛事，常宏教法利人生」。既爲佛子，當行佛事，責無旁貸，何可推諉？是即所謂「將此深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爲報佛恩」也。

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

臺中私立慈光圖書館開幕啓事

敬啓者：茲訂於五月廿五日（夏曆四月初七日）上午九時舉行開幕典禮暨佛學講堂佛像陞座，即日起開放閱覽，並定期講演，敬希各方大德，禮施同仁，駕光指導，不勝幸禱！恐遺不周，特此啓事。
（遵守政令節制，凡匾對鏡額中堂掛軸等物品概不敬領）
財團法人臺中私立慈光圖書館館長李炳南謹啓